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0 •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4363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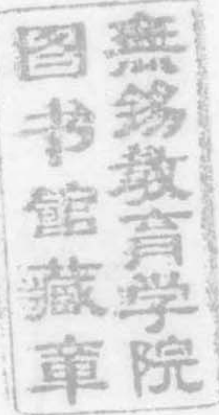
歷史·地理類

中國的西北角

塞上行

長 江著

長 江著



上海書店

所版
有權

塞 上 行

每册實價九角 郵費另加

著 作 人 長 江

發 行 人 丁 君 甸

出 版 者 大 公 報 館

總 經 售 大 公 報 代 辦 部

特 約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七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八 月 三 日

記者此次旅行的完成，和本書的出版，此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各地朋友們的力量，其餘百分之五才是機會和我自己的微力。爲了顧及讀者讀書時的興趣起見，恕我在書中不能一一舉出名來，表達我的謝忱。

長江 謹啓

三版代序

——周飛：評中國的西北角——

一個不善爲文的人，却因環境關係，勉強作了新聞記者。而又因時代的苦悶，逼得到各地去視察。視察之後，不得不有報告。而這種報告，竟引起許多讀者注意，「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竟在兩月之內繼續印到三版，實在使人不勝惶恐！

因爲中國一部份社會現象之坦白的記述，已能引起如此衆多的讀者之關懷，這可以表現一般讀者對於實際社會事實熱心研究之發展。假如有一個更普遍的範圍，更銳利的觀察，和更成熟的文字技巧，我想對於懸心於艱危國運的人們，當能有更大的供獻。

但是記者深知自己所知道的範圍有限，觀察多所不週，表達能力亦多遺念。而且本書所載，多集合各地朋友之見聞，即此亦尙未能盡詳正之能事。途中亦全賴各地朋友的扶助，今使記者一人獨享其成，愈不能安。

惟關於本書之內容，記者很佩服不相識的批評者周飛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三卷三十九期上的批評。他能非常扼要的把握着記者的觀點，他對記者個人的批評，只有使記者慚愧，而他對於本書的分析，却可以供給本書讀者以若干參考，下面特轉載他的原文。 長江謹誌

我以最大的愉快，在大公報上陸續看過了長江君的遊紀以後，又得重讀他結集起來

中國的西北角

一

的這本「中國的西北角」。在讀着的時候，我隨着作者的筆尖從成都而蘭州而西安，從繁華的都市到偏僻的野山，從古老的廢墟到景色如畫的賀蘭山旁，它隨處給我以新鮮活潑的刺激，隨時給我以深思猛省的機會，數年來我沒有讀過這樣一本充實的書籍，沒有傾略過比讀這本書時更大的快慰。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五年中中國的上上下下無不在苦悶中，在徬徨中，他們要在苦悶中來解脫，要在徬徨中尋出路。他們堅定的相信：中國民族當前雖遭逢到空前的危機，但這危機並不能就制它的死命，以它內在的力量，以它豪邁的氣魄，在不久的將來，它必能掙脫鎖枷，穩健地立足於新世界之中。由於這種信念，故他們雖苦悶徬徨，然而並沒有一個人失望，他們時時在尋求，在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在這尋求的過程中，大家都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西北——漢民族發祥地的西北。

然而西北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它有着複雜的民族關係，有着不同的地理環境，有着特異的風俗習慣。要想開發它，要想利用它，要想把那片中華民族的鮮血

所灌溉過的沃土拿來作復興民族的基礎，那首先得要對它的正確的了解，過度的悲觀看法固應掃除，過度樂觀的觀察亦非應有，只有從仔仔細細的調查中發覺出它的缺點，優點，然後把欠缺的地方改正好，把優美的地方儘量利用，那才是真正的謀國之道。

長江君因「被中國變亂的環境激動出來」（見原書頁三〇八），懷着滿腔熱血遍遊西北，翻越重山峻嶺，通過複雜的民族，完成他的志願，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實在值我們衷心的敬仰。

尤其可寶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像守財奴一樣把他觀察所得的經驗留給自己，他每到一處地方，必以他那生動的筆把那兒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風俗習慣詳細刻畫出來，他使我們在積極方面對西北有個明確的認識，知道它的偉大處與燦爛處，在消極方面並看出了在這個偉大燦爛的地方所活動着的各民族因政治的窳敗，經濟的壓榨，風俗的固陋，有的尚停留在原始狀態，有的則又墮落到難以自拔的地步。

他使我們首先注意的是西北的政治的黑暗，如頁六九上說：「班頭下鄉，鄉人必設

香案迎接，……城內街市住宅，凡較爲寬敞壯麗者，皆爲班上人所有，故有「大門皆班」之諺。」然而所謂「班上人」者並非什麼了不得的大官，乃縣府之政警也。以小小的政警竟敢如此作福作威，其他大一點的官吏更可想見了。這還不算，我們再看那兒的縣政府所作的事情：「縣政府所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記者將近縣府的中堂，……突然，「王大！」的叫呼聲，發自科長口中，人叢中應聲出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面前，……「你的款子怎麼樣？」科長問。「沒有法子想！老爺開恩！」這是回答。「不行！打！」……於是衙役把那人右手上了刑橙，那人的左手往衙役的手上一放，有極輕的多數金屬塊相互壓擊的聲音，……」（頁二六二）縣長的情形又怎樣呢？那就更有趣了，如頁二四九所載：「玉門縣長在新年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的事情：廢歷正月十五日，縣長突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轎」的形式。由八個人抬起，請了四十名駐軍前後擁護着，在街上來回走了一趟，回頭縣政府叫玉門城廂居民每家出洋一角，……說這是「迎春費！」」諸如此類的記載隨處皆是。

在中國，與官吏朋比爲惡，魚肉鄉民的，便是所謂「紳士」。官吏所想不到的是剝削老百姓的法子，紳士會想出來，官吏對老百姓使不出的手段，紳士也會使出來，他們一上一下，彼此結託起來，把老百姓的汗毛都給拔的一根不剩，如：

「當地的村甲長看見汽車到了，趕快派人過來伺候，問我們如果要什麼東西，儘管吩咐，他們立刻就辦。並且對我們長一個「大人」，短一個「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幾個，我們知道他們一方面誤會了我們是「官吏」，一方面他們又可藉此機會，攤老百姓一些不應當的負擔，自己從中漁利。」（頁二四八）

官吏與紳士剝削的結果，使老百姓走入下面的幾條道路：

第一是死亡，如四二頁所載：「沿途餓殍載道，臭不可聞。在紅橋關南，有一垂死男子，屈腹臥道旁，口唇時動，記者乃以饅頭一枚與之，其手已失知覺，眼亦不能張合自如。屢觸其手，並以饅頭置其唇間，久之，彼始移手接饅頭，又久之始以饅頭納口中。經其咬一口後，但見其全身突然顫動，口眼大開，直視記者等，嗚嗚作聲。」

第二是借高利貸。這類的例子很多，我不能一一舉出來。高利貸的利率最輕者爲年利百分之百，重者甚至有至百分之二百五者！

第三是種獲利較多的鴉片。西北各省中，不種鴉片之縣份簡直是絕無僅有，其最著者如武威，張掖，敦煌，上好土地，幾遍植此毒害中國人民，斲喪民族復興之命脈的阿芙蓉。飲鴆止渴，勢必逼得一般人民弱者走向逃亡，強者走向反抗的道路。

除社會問題外，作者並注意到歷史事件，凡在歷史上有價值的地方，不論其價值是在民族鬥爭的方面，或者是在中國內戰的方面，他都把它源源本本的講出來，于必要時並給以正確的批判。而在講到紅軍流竄所經過的地方時，尤其說得明白，他把他們在那兒的舉動以及各民族對紅軍與中央軍的態度都絲毫不隱瞞地敘述出來，他使我們在日常報紙上的片斷消息外，對那數萬人馬在堅苦中奮鬥着的情形，以及他們在流竄中的遭遇，有個整個的認識。從這里我們看出來，紅軍的發生及其成長都有必然性，農村的破產，政治的黑暗，在在都給他們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單用軍事的力量

所能澈底解決的。

與歷史事件有深切關係的便是地理環境，歷史事件不能離開地面而活動，任何歷史事件都或多或少的被它活動所根據的地理環境所決定。而且只要我們想利用某個地方，或開發某個地方，對它的地理環境如無確切的認識是決辦不到的。長江君在這本遊記中特別看重了這一點，他對所到的每處地方，除用文字說明那兒的地理狀況以外，並附以簡明的插圖，此外並對普通圖中所犯的錯誤有糾正。

西北又是個五族雜處的地方，要想對那個地方有澈底的認識，就非把各民族的生活情形，風俗習慣及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弄清楚不可，作者於這種地方又盡了他最大的責任。這里讓我從中引一段記述西藏男女關係的文章：

「……惟女子地位，至為特殊，其在少女時代，春情發動以後，可以與任何男子戀愛，家庭中毫無問題，如將情人帶至家中共宿，其家人亦樂于招待，其戀愛方法，大半係在山野溪邊，放出嬌嫩歌喉，唱思慕英勇男子之情調。在另一方面之男子，如自覺尚

過意得去，亦高歌相應答，深致傾誠渴念美人之私衷，如情意相合，兩方便愈唱愈近，而佳偶遂「天」成」（頁四七）

然而這只是輕鬆的一面，在沉痛方面，如記述到過去民族互相仇殺，漢民族對待別族的失策時，那使我們看了簡直不寒而慄！作者對於解決西北民族問題的意見是這樣：「真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真義，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民族間壓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爲必要，經濟之自然溝通，文化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育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

除民族問題外，作者又注意到宗教問題，他記述到蒙藏民族對喇嘛教之迷信之深，回教「阿衡」權力之大，以及天主教教士在西北活動的情形，與一旦中外有事時他們必然要負起的使命，這一切一切，都是留意西北邊疆「題者所應努力研究，而急謀解決之道的。

此外，作者在行文中不時加上些確有其事的笑話，而對於地方當局的施政又每每有所論列，字裏行間，到處流露出他置身度外，冀或在民族復興運動中有所供獻的熱忱，故這本書非同一本普通的遊記可比，它有它的獨特的價值。我們對長江君「此種實際作艱難創作工作人士」（引頁三四二作者加于在風沙中測量黃河水道的工作員的話），尤當致其無上的敬意！

于北平

四版自序

本報出版部朋友，來信告訴記者，本書正趕印第四版。記者在綏遠前線工作，深覺有許多朋友，對於我們西北一角在當前解放戰爭中的戰略情形，缺乏正確了解。往往中了對方虛偽理由的毒害。所以藉此四版的機會，提出鄙見和讀者諸君商酌。

察綏寧甘青新六省，除新疆而外，其餘五省，就目前現狀而論，經濟價值甚微，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帶，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計。然而日本關東軍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不斷由東北以伸入西北，不惜重大的犧牲，在蒙古草原與沙漠中，作凶猛的經營。東北之後，繼以熱河，熱河之後，繼以察北，近更不惜作武裝奪取綏遠的冒險行動。

日方對外宣傳，其所以企圖佔領西北一線，為「防止赤化之南侵，」換言之，即為「圍困蘇聯，」以救中國於厄運。自表面言之，日本之侵略西北，乃「防共」之手段，

而並非目的。似爲尙可原諒之動機！最近某地學生救國聯合會擬就宣言一通，其中認識深受此種不真實宣傳之影響，認爲日本之攻綏，目的在包圍外蒙，進攻蘇聯。

記者以爲中國人必須根本認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們中國。其「防蘇」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因爲蘇聯在亞洲的領土，深深威脅着日本在大陸上進攻中國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的進攻中國，不得不對東部西比利亞和外蒙古加以武裝控制，甚至想掠爲己有，此其一；其次，日本無已止的進迫中國，勢必迫中國以求國際援助，英美受地理條件限制，所能給予中國之助力有限，但萬一中國自西北以聯合蘇聯，則軍事上立刻可起非常變化，故日本必先於陸路上截斷中蘇聯合的紐帶。即所謂大陸封鎖政策。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簡單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非常狠辣的對華軍事大策略的實施！

記者希望大家用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

長江
於綏遠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七版代序

——評中國的西北角——

墨卿

「此文轉載自文化建設二十六年一月號，編者」

中國的西北角的作者長江君之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他離津南下的時候，那時的大公報上登載着一篇煙台通信，是他過煙台時寫的，裏面敘述着當地警察調戲女學生，甚至將女學生開槍擊斃的事情。他那種記述的手腕，與我以一個相當深刻的印象。以後我就留意他的行蹤，似乎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杭州的通信以後，就西行入川，再從四川越大雪山以至甘肅陝西寧夏綏遠。當我陸續在大公報上讀着他那種動人的報告的時候，我除憧憬於他那種堅苦的生活之外，對於他的淵博的學術修養，以及成熟的文字技巧，更是非常的佩服。

中國的西北角